

## 攀“穷”亲戚 □ 日月 合肥

2012年8月,我们定点扶贫联系调整到皖北的灵璧县。我作为单位扶贫联络员首当其冲地站到扶贫第一线。为了扎实做好扶贫工作,完成好这一政治任务,立即率队前往灵璧县开展扶贫专题调研。

灵璧县是国家级贫困县。有贫困村71个,到2011年底全县有贫困户49959户,贫困人口达204979人。一到灵璧,我先后走访调研了5个乡镇7个行政村,先后与60多名贫困群众进行座谈。调研中发现,地处偏僻的郑楼村在全县贫困村中贫困户较多,共有179个贫困户,而且村级经济倒挂几十万元。为此,我建议将郑楼村作为扶贫定点联系村。很快就得到单位领导的首肯。随即,我们就在郑楼村开展了定点扶贫工作,为了精准扶贫、因户施策,有针对性地帮助贫困户脱贫,机关处以上人人都在郑楼村贫困户中广泛开展了攀“穷”亲戚活动。并在当年春节前夕,带着棉被、大米、食用油和慰问金冒着寒冷,踏着冰雪来到郑楼村登门攀上了“穷亲戚”。我们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在全省算是第一个形成“单位包村、干部包户”帮扶模式。

为了切实帮助这些“穷”亲戚能有“造血”功能,我又根据领导的指示,带队到郑楼村进行调研,发现郑楼村全村179户贫困户中,有劳动力的共有123户,无劳动力的共56户。56户中有50户可以采取实施光伏项目扶贫,另外还有29户尚未完全失去劳动力的贫困户,我们可以采取提供25万元专项扶贫款,扶持他们发展养猪、养羊等养殖项目,

这样56户无劳动力贫困户,均可以通过光伏扶贫、帮扶养殖两个项,进行兜底扶贫。那么采取什么样的举措让123户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脱贫?这一难题,又摆在了的面前,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倡导下,筹措560万元,在郑楼村进行了“扶贫大棚工程”的试点,先期建成了300亩“扶贫大棚”示范工程,123户有劳动力贫困户中就有44户参与承包扶贫大棚建设,当年第一季种植西瓜270亩、培育葡萄苗30亩。仅种植西瓜一项就喜获丰收,平均亩产450公斤,总产量124万公斤,总计收入195万元。44户承包大棚的贫困户平均每户收入3万元,26名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到扶贫大棚打工也人均收入5000元。

我们看到扶贫大棚给贫困户带来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实惠,也得到广大贫困户的欢迎和支持,紧接着又推出再建300亩“扶贫大棚”工程。这一想法一提出,全村一下沸腾了。消息一传出,就有186户农民自发地为第二期扶贫大棚预留田地430亩,交给村进行土地流转。79户贫困户也积极报名要求参与承包第二期扶贫大棚,我们又再次筹措近500多万元,启动了第二期大棚的建设,使两期占地700亩、共有400多座大棚连成一片,实现了精准扶贫惠及每户贫困家庭。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,郑楼村贫困不仅出了“列”,我们的那些“穷”亲戚也露出灿烂的笑容。2015年1月,郑楼村有位在外办企业的老板回乡看到家乡变化,就悄悄地买来一块灵璧彩石,刻上“温暖人心”四个大字,花钱雇人将这块彩石矗立在扶贫大棚前。

## 窗口的原风景 □ 张建春 肥西

窗口是对墙而言的。墙封闭,窗口就是通风和明亮之处了。

对皖南爱得出奇,每年总要寻机会去走走,最希望的是住进老宅里,半夜听山风,早晨感受小窗口飘进的山岚。当然老宅的故事有趣,找熟知的人说,和周边的景致结合,一些面目就还原和清晰了。

窗口的事情复杂,要凭心去想,一条徽杭古道,如飘带,从窗口出发,不久就隐进了山的野性里。男人走,女人望,望穿秋水,难见伊人归。把窗口当成另一只眼睛,既是男人的,也是女人的,甚至还是一匹金钱豹的。窗口灯光逸出,山不寂寞,水也有生气。

守着的女人,眼睛如是枯井,其中的水意全靠窗口传递来。男人会想着窗口,那水意,可是滋润所有愿望的温度。金钱豹也盯紧窗口,从窗口跑冒的小调,正是解渴的清泉。

皖南的老宅有深藏,窗口告诉丝丝缕缕。在徽州老宅过夜,真得留意,不小心,从窗口跳进的月会夺走甜甜的梦呓。

从皖南带回了好茶,一人时,独自地饮,好水加上好杯盏,古意和旧色就全有了。

一杯皖南的茶,实际上是携回的徽州老式窗口,个中的滋味全是窗口面对的原风景。茶和水都是有根的,扎下不移动,尤其是茶。皖南的茶和另地的茶不一样,醇和饱满,多忆旧平静味。恋旧情结人人都有,比如乡愁,谁能没有几分,除非就不曾有过故乡。

一杯徽州老窗口般的茶,足以消磨大块的时光,还能涟漪出山景水情,实在是好。老窗口有强烈的带入感,像极读钱钟书的《围城》,总是把人带进去,找到个人作参照物,某某就是自己。皖南的茶得慢慢品,浅浅地品,牛饮不解其味,有乌龟吃大麦之嫌。

## 七律 读《中华孔学》学刊 □ 徐子芳 合肥

《中华孔学》亮珠光,走笔群公出伟章。  
治国河山紫紫绿,修身道德问玄黄。  
巢湖皓月清流远,泰岳仁心白发长。  
手捧新词云水处,篇篇字字吐芬芳。

春天未到气为先,芳林翠染一枝妍。  
百家锦绣歌仁智,一卷琳琅读忠贤。  
嘉言隽永归宗庙,絮语沉雄荡夕烟。  
生面别开新日月,春秋体悟洞中天。

## 书信,渐行渐远的美好

□ 王世虎 西安

科技的高速发展,特别是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,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方便和快捷。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,手机、电话、电脑等通讯设备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QQ、微信、微博等即时通讯软件更成为年轻人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。可是,在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里,书信,仍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。

在中国古代,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,家书更是亲友间心对心的呼唤。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千百年来,文人骚客们以如此经典的诗句,描述着书信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枢纽作用。世世代代,书信,成为人们思想沟通的第一道驿路,航行万里的第一座码头。如果把古往今来的一封封书信连接起来,那该是一条多么壮观的历史长河啊!

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如今,书信的地位越来越没落了,就像被打入冷宫的嫔妃,独自享受着那份恬静的落寞和孤寂。

很惭愧,离家在外这些年,我只给父母写过一封家书,还是大三那年在学校入党时需要父母签字,邮寄调函时我顺手写了几句言简意赅的问候语。前年春节回家探亲,无意间在母亲的枕头下面发现了这封简短的家书,纸张已经折得皱巴巴,上面的字迹都发黄了。父亲说,你妈每次想你的时候,就喜欢拿出来看。我知道,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不识几个字的,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艰难看信的情景,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。

清晰地记得,2004年来省城读大学,快上火车时,8岁的表妹忽然凑近我的耳朵说道:“表哥,你到了学校后,一定记得给我写信啊!我们老师开始教写信了,收到你的信我会很高兴的,同学们也会羡慕我的。”我摸着她的头说:“好,表哥答应你!”一到学校,我便给表妹寄去一封信,还有我在学校的照片。我能想到表妹收到信时的欣喜,不过一直担心我的字她是否都认识。

还记得读大学的时候,每周都能收到分散在全国各地同学的来信,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。每次拆信时,心里就像吃了蜂蜜一样甜。信的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,人虽相隔千里,情意却更加浓郁。然后,马上伏案认真回信,讲述自己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,回忆往昔的快乐与美好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如愿做了一名期刊编辑,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手写投稿信件,和电脑里那些冷冰冰的电子邮件相比,每次拆信时,一股久违的淡淡墨香扑面而来,都让我感到格外的温馨和愉快。

工作这几年,我先后添置了笔记本、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等通讯产品,本以为“设备”升级了,与亲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。可是,经历了最初的兴奋和狂热之后,我渐渐地厌烦了、麻木了,有时候,呆呆地看着手中通讯录里那些熟悉的名字,竟不知说些什么。

元旦前,我突发奇想,特意去邮局买了一叠贺卡,花了半天时间,认真写上祝福语,然后邮寄出去。几天后,母亲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,高兴地说:“儿子,你的贺卡我们收到了,你爸激动得一夜未宿。”接着,一位远方的挚友打来电话,感动道:“你知道吗,这是我近几年收到的最珍贵的一份节日祝福!千篇一律的手机短信,我早已看得麻木,但手捧你那熟悉的字迹,我却倍感幸福和温暖。谢谢你!”但读大学的表妹却在电话里嘲笑道:“表哥,这都什么年代了,你还写信,俗!发条微信,又快又省钱!”心中顿时“咯噔”一下,一阵莫名的酸楚。

现在,想和亲朋好友联系了,只需手指在手机或电脑上轻轻一按,一句简洁的祝福立即就传递给了对方。然而,这种流水线式的机械化问候,就像例行公事一样,已全然找不到当年书信往来的感觉了。真不知道,书信没落的那刻,感情的韧性还能撑多久?也不知道,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?